**时评选读第二期（20150112刘老师推荐）**

### 一、当“你懂的”成为公共语言【徐贲】

人们生活世界里的禁忌和限制造成了语言交流的阻塞和暧昧，但却无法消除语言交流需要本身。于是，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便被创造出来，“你懂的”就是这类语言创造中的一个新品种。例如：近日，山西交城县委书记讲话稿抄袭遭网民举报，报道后，有网友说：领导讲话哪有不抄袭的，原因嘛，你懂的……又如，据人民网的消息，一位网友给四川中江县委书记留言，称村里集资修路遭遇诈骗，现在已经集资3年，可是2公里左右公路的修建问题还是迟迟解决不了。网友很无奈地说：“诈骗工程就该我们老百姓埋单吗？政府和承包商有没有什么？你懂的。”

人们对“你懂的”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也能运用自如，有人把它当作趣谈，有人称赞它是一种机智交流和应答，还有人说它不过是像英语中“you know”那样的口头禅，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觉得，“你懂的”在公共语言中如此广泛运用，甚至成为“两会热词”和官方语言，已经不再是一件可谈可不谈的小事。

话语有公域和私域之分，这两个领域中的教养和礼仪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在私人交往和交谈中，私人之间有一些话语之外的彼此了解，因此，有的事情不宜说穿，也不必说穿，大家彼此心里有数，能心领神会就行。所谓话留三分、石中藏玉，这是交谈者为了避免造成不适而保持的一种彼此默契。这是他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制或胁迫。

但是，公共领域中陌生人之间的交谈不同。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背景，他们的交流不可避免会有令人不适的内容。因此，诚实、公开、准确、明晓的语言也就更为重要。在公共交谈中不能公开透明，不是由于礼仪或教养，而是畏于某种外来的禁忌和禁止。交谈者对打破禁忌或挑战禁止的“严重后果”都心知肚明。因此，他们的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不是委婉和礼貌，而是隐瞒和自欺。

乔治·奥威尔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造成什么样的语言，而什么样的语言则又会强化最初的原因，导致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在公共生活中，既然是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为什么不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呢？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当今社会文化心理中的犬儒主义。“你懂的”产生于一种扭曲的、犬儒化了的公共信息环境，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环境中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一个特征便是“看穿”但“不说穿”，不说穿是因为看穿了“说”的无用，而且还看穿，说不但没有用，而且还是一件可能对说的人自己有害的事情。

要想说穿的人总还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得弄个明白、说个明白，不能稀里糊涂地装傻。不想说穿的人则认为，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白不明白，是否明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因为想弄明白自讨苦吃。犬儒主义的“看穿”和“不说穿”都从极端功利主义出发的。

极端功利主义是犬儒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在犬儒主义弥漫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抱着“看穿”的生活态度。人们对假话、欺骗变得习以为常，既不相信，也不愤怒，抱定“难得糊涂”，只当没有这么回事。少数坚持说真话的人仍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说真话，无非也就是说出一些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又无法说穿的事情。开始还有不少人对他们的真话感兴趣，把他们当社会良心来尊敬。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和讨厌起说真话的人来，嘲笑和咒骂他们是用心不良的“臭公知”。

在《俄国人》一书中，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谈到过前苏联社会中对说真话者类似的鄙夷和抵制。他开始对这个现象感到不解，后来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苏联朋友跟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既然他们能够看穿每一个人都在说谎、欺骗，那么又何必去说穿。如果有人坚持要说穿，要讲真话，那他一定是比承认自己不诚实的人更不诚实的家伙，活该被骂一声“臭公知”。

犬儒主义让人既能看穿别人的假话，又可以自己不必说真话，它更能让“你懂的”成为一个说了等于没说的新招数。在公共语言里，“你懂的”一旦泛滥，会成为一种形同雾霾的公害，因为它让矫饰冒充为智慧，把含糊其辞当作正当修辞，因此也使真实在犬儒的语言中变得更加模糊。

### 二、“不作死就不会死”是怎样的真理【徐贲】

读到一篇题为《“不作死就会不死”是一条朴素的真理》的文章，说的是跻身2013年微博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近日被录入美国在线俚语词典《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叫“no zuo no die”。文章的题目与这个流行语有些出入，原来是“不会死”，改成了“会不死”。“不会死”说的是将来的事，死或活是一种选择，只要不作死，还能活。“会不死”更像是在说现在的事，因为作死，所以已经死了。文章说，像“土豪”、“大妈”这样的中文说法被收进英文词典“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不作死就不会死”不同。这个说法被收入美国俚语词典，“说明‘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个中式词汇所包含朴素真理得到美国人的高度认同，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对这条流行语不像这位作者那么自豪，也不觉得它说出了什么了不起的“真理”。我明白作者的用意，他要证明的是，“凡事都有因果,…… 党中央高悬反腐利剑，一批‘老虎’、‘苍蝇’纷纷落马”，贪官们因为自己作死，所以“死了”。这条流行语在英文里不大可能会在这种语境中运用。

《城市词典》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做蠢事，他们就不会来找你麻烦，如果你犯蠢，他们肯定不放过你”。词典给的例子是某人因为惹怒了警察而自讨苦吃。警察是政府权力的象征，美国人对警察没有太大的好感，他们调侃警察就像他们挖苦政府权力那么家常便饭。“no zuo no die”是一句碰到麻烦，哑巴吃黄连时用的犬儒戏语，既是讽刺警察滥用职权，也是无可奈何的自嘲和自我排解。

犬儒主义是一种在权力面前充满了无力感，因而自我劝说顺从、服从和随遇而安的心态和处事方式。“作死”原来的意思是找死，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找麻烦，作死会真的丢掉性命。1957年的顾准，“文革”中的张志新和一些其他人，因为说了真话（许多人眼里的“作死”），有的受尽磨难，有的真的死了。一些因为反抗无理拆迁而送掉性命的人，也被不少人说成是“自己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说法只会把“死”的责任推到在这些人身上。把人都逼死、整死了，却说是他们自己不好，自己要作死。

“作死”还有“活该去死”的意思，这更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害人借口。有许多人什么事都没做，却莫名其妙的遭受无妄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他们成为“活该”的受害者。《炎黄春秋》刊载过一篇题为《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2014年第1期），介绍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的117户。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死与他们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关系，只是由于他们出身不好，杀他们的人才找到了他们“该死”（作死）的理由。中文里的“作死”有着美国人也许根本不能体会的历史含义，其意义的复杂、微妙、苦涩也不是《城市词典》里的那个例子所能传达的。

像张志新那样“作死”，可以是一种良心行为，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大多数人是因为害怕做这种事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因为心里觉得不对，才把那看成是“作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某事是否为“作死”的其实是人们的恐惧心理。在一个用顺从、合作、私利和沉默构筑起来的犬儒社会里，“不作死就不会死”可以是一条“真理”，但那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真理。

“不作死就不会死”成为一条“真理”，成为一种理性而聪明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恐惧在日常生活里被巧妙地化解了。在这种生活里，人们不再有恐惧的感觉。不只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习惯于了恐惧，而且也是因为，这种生活里的恐惧是“合理”使用的，因此也是合理的。合理的恐惧可以让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触犯了什么规定或条例，遇到麻烦，吃到苦头，总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够小心，不够聪明，本不该明知故犯，鸡蛋碰石头，不该自己作死。

在这样的生活里，人们看到别人“做蠢事”，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这么做的人自讨苦吃。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见到别人遇上麻烦或受到惩罚，总是先责怪当事人自己“不识相”，无端多事，不自量力，惹了不该惹的人，自己作死。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会成为对社会公正和正义有害的大众犬儒主义。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大多数人都变得能够接受不合理的“合理要求”。他们也因此变得极其善于明哲保身：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在这样的社会里，就算“不作死就不会死”成为真理，也未必就是一个好的社会。

**三、第六种自由【熊培云】[[1]](#footnote-1)**

对于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最近出版的《新周刊》做了一期有关“信息焦虑症”的专题，倡导在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几位作者以近乎抗议的口吻道出“抱歉， 我不想知道！”。抗议的背景是，全世界每年出版近70万种期刊，60余万种新书，登记40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 点；900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30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 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在此，我们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 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 拂拭的家具上。

　　如您所知，“一九八四式”的“宣传联播”与“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 是，根据Engadget报道，台湾Yi Tien公司正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 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新周刊》）

　　真正的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 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 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 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 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住进了自己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 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 息时代尚未破晓之时，大概是意识到人们对信息的过度攫取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梭罗离开了喧闹的城市。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 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领袖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 术，与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 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 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 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 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 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 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 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 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天使爱美丽》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会有所体会。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和许多欧洲人一 样，法国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学着关闭了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他们不像今日中国人一样，在物欲症的逼迫下不断地换房子，不断地抱怨自己家的电视不如墙壁宽，用大屏幕的宽度来见证自己人生的视野与财富的极限。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 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说，他们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不幸的是，当网站、电视等各路媒体以争 夺、培育眼球为使命，不停地以信息时代的“狼奶”为眼球喂食，当精神生活简约为饭来张口的观赏和阅读，每个人似乎甘愿放逐自己的后脑，异化为吸附在屏幕上 的两粒饥渴的眼球——就像“发泄球”一样，被一次次地摔打在屏幕上，变成一滩烂泥。

1. 上个世纪初，晏阳初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是前面的五大自由。 [↑](#footnote-ref-1)